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系统阅读方法论构建研究

赵 策¹, 刘俊雅^{2*}

¹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 北京

²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4日

摘 要

在知识经济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 个体阅读能力与学习效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阅读方法论, 尝试应对知识碎片化、阅读浅表化以及方法论缺失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需要制定自洽的选书体系, 提高人书适配性以及阅读质量。其次, 需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 理解引导与动力、精读与泛读、继承与批判、连接与转化四组核心关系, 尝试实现有效深度阅读。再次, 本文凝练出四条基本实践原则, 包括批判性尊重、问题导向、人文-社会关怀以及系统互联。基于上述选书体系、处理方略与实践原则, 进而形成一个从“输入筛选”到“输出创造”的完整认知闭环, 帮助读者实现从被动文本接收者到主动资源探索者, 进一步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创造。最终, 该方法论有助于系统性提升个体阅读能力, 增强个体学习本领与创新素养。更有助于服务社会发展需要, 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认知支持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系统阅读, 方法论, 矛盾分析, 素质培养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Reading Method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e Zhao¹, Junya Liu^{2*}

¹Practice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²College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13, 2026; accepted: May 7, 2026; published: May 14,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赵策, 刘俊雅.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系统阅读方法论构建研究[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3): 641-650.
DOI: 10.12677/isl.2026.103077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dividual reading skill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to set out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for reading, seeking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fragmented knowledge, superficial reading and a lack of methodology, etc. This study argues that, firstly, a coherent book-selection system must be established to enhance the match between readers and book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ading.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the dialectical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o understand four key relationships—guidance and motivation,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inheritance and critique, and conn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strive to achieve effective and in-depth reading. Thirdly, this study concluded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ractice, namely critical respect,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humanistic and social concern, and systemic interconnectedness. By synthesizing the stated book-selection system, process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a loop with integrative and cognitive features is formed from “input filtering” to “output creation”.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loop, readers tend to be more active explorers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being passive recipients. Finally, the methodology i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nhances individual reading skills, strengthen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of readers. Furthermor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also contributes to fulfilling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intellectu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atic Reading, Methodology, Contradiction Analysis, Quality Culti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知识范式变革, 信息过载与知识碎片化成为常态。一方面, “指尖阅读”盛行, 削弱了深度思考与系统建构的能力。另一方面, 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具备高阶思维、卓越创新能力和健全人格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 传统的、经验式的阅读方式已难以满足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碎片化的信息摄取难以构筑系统的知识体系, 浅层化的浏览更无法支撑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 亟需从战略高度重构阅读理念, 推动阅读向深度化、体系化与批判性转向, 以真正回应时代对复合人才的迫切呼唤。

然而, 从战略共识到个体实效之间, 仍存在显著的实践鸿沟。如何实现有效阅读, 以及如何通过阅读达成深度学习与核心素养的实质性跃迁, 仍是困扰学习者与教育者的普遍难题。大量阅读行为仍滞留在被动接收与浅层消费的层面, 未能转向以主动建构、批判性反思和解决真实问题为特征的生产型阅读。因此, 构建一套契合时代精神、贯通阅读全过程, 涵盖文本选择、阅读策略、思维加工与实践应用的系统阅读方法论, 不仅是个体突破认知困境、实现自我超越的迫切需要, 更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研究通过整合哲学认识论、认知心理学以及学习科学相关资源, 将经典阅读智慧与数字时代的学习特征相结合, 提出一个以矛盾分析为框架, 为阅读如何促进高阶思维与创新能力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提

供整合性的理论阐释。本研究构建的阅读方法论, 为读者和教师提供了从战略规划到战术执行的全流程参照。除此之外, 本研究呼应了高质量发展与终身学习的国家战略需求, 融合哲学思辨与认知科学的相关洞见, 提出系统阅读方法论体系, 并对其内在结构与实现路径进行深入阐释, 以期对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2. 构建自洽的选书体系

在知识资源极度丰富的当下, 能否准确筛选出既符合自身需求又具有较高阅读价值的著作, 已成为一项关键的学习能力与研究方法, 甚至是一门需要深入把握的认知艺术。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实现知识获取效率的最大化, 避免因选择不当造成时间与精力的损耗, 建立并掌握一套系统、科学的选书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构建出一个选书方法论框架, 包含自我诊断、多维筛选与动态优化三个核心步骤, 以期引导读者从大量文本中精准定位具有个人发展效能的读物。

有效地选书始于清晰的自我认知, 既要求读者在选书前完成结构化的自我评估, 其核心可归纳为三维需求明确与一维基础评估。三维需求明确是指: (1) 明确认知需求, 即界定当前学习的主导意图。读者需自问: 拟解决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诸如理论构建、技能习得、思维拓展还是情感滋养等。主导意图一经明晰, 方可确保阅读活动有的放矢。(2) 明确情境状态, 即识别可用于阅读的时间结构与心理资源, 属于碎片化浅读还是可以深度专注化地整段时间沉浸式阅读。(3) 明确成效目标, 即设想阅读的主导产出形式, 是获取信息、深化理解、审美体验还是实践应用。经典阅读方法论强调阅读活动应具备明确的主动性与目的性(莫提默, 2004) [1], 上述过程是对经典阅读方法论的有效补充。一维基础评估指: 客观评估自身的先验知识结构 with 认知熟练度, 明确自身在目标领域中处于入门、进阶还是研究阶段。此判断是选择文本难度、理论深度以及阅读方法的核心依据, 直接决定了应优先摄取的知识类型, 如基础理论、前沿综述、案例描述还是方法工具。学习科学的相关研究也证实, 尊重并激活学习者的已有经验, 是促成深度理解的关键(约翰等, 2013) [2]。

在明确个人坐标后, 需通过多元渠道初选书籍等阅读资料, 随后采用由粗至精的分层验证机制进行筛选。初选渠道主要包括: 一是经典书单选择法。参考各领域公认的经典作品, 如哈佛、斯坦福等名校推荐书单。二是专家推荐法。通过关注您尊敬的专业人士公开分享的书单, 来选择所要读的书籍。三是高质量奖项。例如关注诺贝尔文学奖、雨果奖等权威获奖作品, 基于奖项选择所需书籍。四是机构推荐法。如国家图书馆、知名出版社推荐的书单。还可以利用 CSSCI, JCR 分区等权威数据库选择高质量文献等。

通过多维度标准筛选出的书籍, 是否真正契合读者需求。仍然需要分层验证法进行研判。操作环节如下, 首先进行初步筛选, 可以快速浏览目录、序言及内容简介, 即可判断书籍是否符合基本要求。其次, 进行深度检验, 随机选取关键章节进行细读, 从内容质量、论证逻辑、表达风格与知识密度等方面加以系统评估。再次, 采取多方印证的方式, 例如广泛收集书评信息, 注意区分情绪化意见与实质性反馈, 以期形成对书籍价值的综合性判断。上述过程类似学术文献阅读中的批判性分析。若希望系统掌握某一领域, 建议围绕特定主题展开阅读。可以采用经典书籍加多元拓展书籍加实践应用类书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阅读。例如, 选取 1 至 2 本该领域公认的经典奠基之作, 搭配 2 至 3 本视角各异的当代优秀作品, 再辅以 1 本侧重研究方法或案例应用的实操型读物, 尝试构建兼具理论深度、视野广度与实践指向的知识图谱。

书籍的最终选定需通过一个系统的适配度检查。读者应在决策前回答一组关键问题。例如: 该书的表述方式是否与自身的阅读习惯相匹配? 其内容难度是否与当前的认知基础相匹配? 核心内容是否能直接回应当前的真实需求? 该书能否有效填补知识网络缺口? 需要注意的是选书体系并非静态, 总是伴随

着读者的认知发展, 呈现动态演进。基于此, 建议建立个人阅读管理机制, 具体包括: 依据主题创建待读书单, 并定期更新。还可以实行试读决策原则, 例如给予书籍约 10 页的阅读机会, 若完全无法引发阅读兴趣或情感共鸣, 则考虑放弃。记得定期进行阅读复盘, 即评估所读书籍的实际收获, 随后调整后续阅读方向。此外, 还可以有意识地平衡阅读结构, 既保持专业的深化, 又关注到相邻领域的知识, 还不忽视兴趣阅读, 它们大致为 7:2:1 的比例, 可以更好地促进知识结构的融通与创新。这种系统的管理行为, 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践, 有助于实现知识的有效获取、整合与应用(廖开际, 2020) [3]。

总之, 选书本质上是一个使外部知识供给与内部认知发展需求精确匹配的过程(程龙, 谢馥璠, 2026) [4]。不同年龄、职业、认知层次、兴趣取向及人生志向的读者, 其选书的具体要求与标准各有差异, 但所遵循的方法论则是相通的。在准确评估读者阅读需求的基础上, 确定阅读坐标, 运用多维度选书策略, 采用分层次检验方法筛选所要阅读的书籍, 同时适时建立个人适配度检查清单和阅读审查系统, 从而为后续的深度研读与知识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3. 认识矛盾, 实现善读

在精准选书的基础上, 如何“善读书”成为将文本知识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关键跃迁。本文认为, “善读书”的核心在于自觉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处理好几组基本关系。其中, 妥善处理外部引导与内部动力的辩证关系, 是启动并维持深度、持续、有意义阅读的首要方略。

3.1. 外部引导与内部动力的辩证统一

有效阅读需要外部环境的引导与学习者内心的动力。若想实现“善读书”的目标, 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 实现在动态中进行转化(Deci and Ryan, 2000) [5]。

1. 外部引导

外部引导是指通过教师指导、课程设计、推荐书单、任务要求等多重方式提供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向、认知反馈与思想引导。外部引导的目的在于促进读者养成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外部引导有助于激发学习者内在的学习动力, 为学习的种子提供适宜的土壤及养料, 甚至有时候外部引导还要充当催化剂和校准仪, 助力学习之种茁壮成长。从事外部引导的工作者需要了解外部引导的功能定位, 以及示范操作这两部分内容。这就要求引导者需要结合读者的阅读兴趣、爱好与认知起点, 为读者设计并示范高阶的阅读策略。阅读策略包括批判性批注、绘制思维导图、列示问题框架(引导读者思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 还包括提供阐释背景的知识或组织结构化的讨论, 激发读者进一步思考, 有助于读者克服最初的理解障碍, 从而提升自我的认知成长。逐步获得问题和信息处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外部引导可将阅读从被动接受逐渐转为一种与智者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 进一步激活读者内在学习兴趣与可持续性。在进行外部引导过程中, 引导者需及时进行纠偏并引起读者的思考。阅读往往会停留在对事实性知识(是什么)的浅表层的积累, 而忽视了知识原理(为什么)与应用(怎么办)的探究思考, 长此以往会导致阅读功利化, 读者也会产生思维的惰性。外部引导者应敏锐地发现这一现象, 通过及时提问、组织讨论和提供反馈, 将读者的思考方向引导至知识背后的逻辑、假设和价值, 避免阅读行为异化为应付考试、考核的机械负担。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 “正心”、“诚意”是“格物致知”的前提(《大学》) [6]。外部引导者应注意帮助读者端正学习态度, 促使读者增强探索知识的主动性, 方能够触及知识和智慧的核心。随着读者学习能力的增强, 引导者的角色和定位也需要随着转变, 需要引导的及时介入和退出。由此可见, 外部引导是一种逐步退出的过程: 前期以示范引导为主。中期转向协同探索, 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从指挥者转为共学伙伴。后期则更多扮演在读者自主探索知识过程中的资源提供者与资源顾问的角色。

2. 内部动力

内部动力根植于读者自身的好奇心、兴趣、自主感、目标导向及成长渴望。它是阅读行为最根本的能量源泉与方向舵, 为克服困难提供持久力(Deci and Ryan, 2000) [5]。培养强大的内部动力, 需要读者在认知与信念层面完成积极建构。

一方面, 读者需确立自我主导的元认知信念。一种常见的认识是: 读者自身是阅读学习的第一责任人。外部环境是条件, 而如何解读文本、回应挑战并采取行动, 往往对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所揭示的“人类终极自由”是在刺激(文本、任务)与反应(理解、收获)之间, 人拥有选择的自由(Frankl, 1985) [7]。许多读者相信, 阅读的根本动力源于内在的成长诉求, 即通过汲取人类积累的智慧宝藏, 来拓展视野、提升能力、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 读者运用科学的阅读方法, 并将外部反馈转化为动力燃料。关注关注引导者对阅读过程的描述性反馈, 而不仅仅只是关注对阅读结果的评价。通过撰写读书日志、参与研讨、进行分享汇报等方式, 读者可以有意识地将内心思考, 外显化。这种反思性实践有助于优化阅读策略, 使模糊的兴趣固化为清晰的研究问题, 让短暂的阅读热情升华为持续的探索欲望。上述做法, 让阅读动力不再被简化为追求分数或外部认可。就算没有外部评价, 自主阅读也能继续下去。

由此可见外部引导与内部动力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是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外部引导如同精心的园艺, 其价值在于为内在阅读动力之种提供肥沃的土壤(资源)、适宜的水分(支持)和成长的支架(策略), 外部引导成功的标志不是培育出按固定模具生长的“盆景”, 而是助力一棵树苗获得独立迎风生长、持续进行光合作用(自主学习)的能力。内部动力则是那颗具有内生力量的种子, 种子必须自己破土而出, 主动迎接知识的阳光并且努力生长。

当读者能够在引导的适时辅助下, 逐步形成我想读(兴趣)、我爱读(情感)、我知道如何读下去(策略与认知)这样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时, 引导的作用便转向为内在动力的。此时, 引导与动力之间可能达到一种较为协调的状态: 引导退居次要位置, 动力居于主导, 读者在阅读中拥有更多自主性。这一过程也为后续处理精读与泛读、继承与批判、连接与转化等其他阅读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

3.2. 正确处理精读与泛读的关系

在解决了阅读的动力源问题后, 方法论的核心便转向如何处理阅读的“投入-产出”效率, 即精读与泛读的辩证关系。泛读旨在拓展知识的广度, 构建认知的覆盖面。精读则追求理解的深度, 致力于知识的内化与认知结构的重构。二者关系犹如做建筑行业, 泛读是广泛采集各类砖石木材, 以了解材料的可能性。精读则是基于蓝图, 为关键部分打下坚实地桩、构筑核心承重结构(莫提默, 2004) [1]。缺乏深度的支撑, 易导致知识结构松散、观点流于表面, 这正是当下碎片化学习普遍却成效不彰的根源。碎片化阅读仅完成了信息的采集, 却缺乏系统化、精细化的加工与整合, 最终可能导致认知上的消化不良或“知识厌食症”。

1. 精读: 深度内化与认知结构的重塑

精读的终极目标在于内化, 即通过深度加工, 将外部文本的知识体系、思维逻辑与方法论, 转化为个体内部稳定且可迁移的认知模块。这一过程并非被动吸收, 而是主动的建构, 如同在脑海中绘制并不断修正一幅精密的知识地图。精读过的经典著作会成为这幅地图上坐标明确、道路清晰的核心枢纽与主干道。

要实现深度内化, 关键在于反复琢磨基本概念与原理, 并追根溯源。这要求读者跨越“是什么”的表层, 深入探究“为什么”与“如何而来”。厘清概念边界、演化脉络及适用条件。泛读无法替代深度思考与解析的能力。中国古训“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 强调的正是通过反复的、专注的精读, 穿透文字符

号, 抵达意义生成的深层机制。

实现精读的有效性, 要注意以下四个环节。首先, 明确问题清单, 在文本中敏锐的搜寻与核心问题相关的线索。接下来像做外科手术一般, 对文本进行精准的解剖, 具体包括提取关键概念、核心论证链以及支撑性证据等, 紧接着评估其如何回应或挑战读者预先存在的问题。这种高度定向的阅读, 能有效管理认知负荷, 如此一来, 注意力资源就可以集中到最关键的信息加工环节上(Sweller, 1988) [8]。其次, 在阅读的过程中注意进行批判性、对话式思考。例如采用记笔记的方式, 及时记录下阅读过程中认同、质疑以及联想的内容。甚至可以在书页旁直接向作者提问、反驳其观点或者补充案例及其他资料。目的在于将阅读从单向接收转变为双向对话, 进而产生个人思考与观点。再次, 有策略的分配时间和认知努力。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 有必要对阅读投入进行精细化投入的权衡。将精读内容分配给能够引发自身能力跃迁的顶级期刊文献或者是对奠定学科基础有重要意义的经典书籍, 并且需要反复推敲、复读。对前沿动态以及拓展视野的其他领域读物, 则以泛读为主, 目的在于捕捉核心信息、建立联系以及激发创作灵感。即便是对一本书, 也可区分精读与泛读内容, 例如核心理论一般需要精读, 论证案例可以泛读或者跳读。最后, 注意以输出导向为目标。阅读的最终成效需要通过输出成果来检验, 例如完成一篇论文、一个项目方案或者一次主题汇报。带着上述目标进行精读, 迫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梳理、评价、组织、构建资料, 从而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 并且能极大地提升阅读的实效性与整合度, 提升阅读能力与个人能力。

2. 泛读

泛读的目标在于筛选精读对象, 这就需要足够宽的认知视野与信息敏感度。故此, 泛读的对象可以是新闻、杂志、网络推送、文献综述、普及读物乃至小说等。对于泛读内容不需要记忆细节, 只要把握核心内容、关键结构和主要内容, 尽量做到速度快、覆盖面广(Liu, 2020) [9]。可以利用模式识别法, 即关注反复出现的核心术语、了解主流观点以及争议点, 忽略具体案例等其他细节。这样就能快速绘制出某领域的研究地图, 包含核心议题、作者、研究范式等, 为后续选择精读内容提供全景式导航。

3. 精读与泛读的辩证统一

精读与泛读总是相辅相成的, 在动态循环中实现统一。泛读是精读的基础, 泛读为精读提供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思路线索, 帮助读者在知识的群山中锁定富矿。而精读是泛读的深化与升华。它通过深度探究, 建立起稳固的认知架构, 帮助读者在后续泛读资料搜寻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奖赏能力, 包括信息甄别力、快速理解力以及资料整合力(黄忠廉和刘丽芬, 2022) [3]。通过精读获得的深刻理解, 如同坚实的岛屿, 为泛读信息潮提供支点。而泛读带来的广延联系, 又是链接岛屿的航线, 使孤立的深度知识得以融入更广阔的知识海洋, 最终实现知识的既专且博、融会贯通。时刻训练自己掌握这项动态平衡的能力, 有助于成为一位高效的阅读者。

3.3. 正确处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继承是对文本精华的汲取与内化, 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批判则是对文本内容和边界的理性审视, 就好比发现巨人的局限性(不足), 从而尝试超越巨人的视野。二者构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认知运动, 是知识从接收、消化走向创新性转化的过程。

1. 继承: 知识内化与基石积累

继承的核心在于汲取“养分”习得“工具”的使用技能, 为认知大厦奠定坚实的地基(Bruner, 1960) [10]。具体包括: 语境理解, 即将文本置于其发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 理解其创作意图、针对性及局限性(Gadamer, 2004) [11]。逻辑重构, 即用自己的逻辑, 重新梳理作者的论证链条, 绘制思维导图, 从而将外部资料转化为个人可调用的心智原料。紧接着需要进行关联与整合, 即将新吸收的知识点与自

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主动连接, 通过比较异同、寻找共通点与互补性, 将其编织进既有的认知网络, 实现知识的系统化。随后付诸实践性应用与创造性转化, 即有意识地将继承的理论与方法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进行实验性应用, 检验其适用性与解释力。更进一步, 思考这些思想在当代新语境下的新意与可能性, 探索其与当前技术、社会相结合的创新路径。

2. 批判: 理性审视与认识论边界的确立

批判是对继承内容的必要校验与超越(黄桦和魏冰, 2017) [12], 其核心是保持清醒的审视态度, 目的在于去伪存真, 推动认识向前发展。建设性的批判应聚焦于理论的可靠性与视角的局限性, 避免滑向情绪化的否定(Paul and Elder, 2006) [13]。其主要维度包括: 揭示未言明的预设, 即批判性地审视作者视为理所当然, 未加论证的价值观、世界观及意识形态立场。这些预设往往是其理论大厦的隐形地基, 决定了其视野的范围与盲区(Burbules and Berk, 1999) [14]。检验逻辑与证据, 即审视论证的逻辑链条是否存在缺陷(如跳跃、矛盾), 证据是否充分、可靠且无偏颇, 结论是否严格限制在证据与逻辑所能支撑的范围之内。评估适用边界与时代局限, 强调分析该理论或方法在时间、空间与文化维度上的局限性, 追问其在今天变化了的条件下是否依然完全适用或需加以修正。发现视角盲区, 强调尝试克服作者因其特定时代背景、阶级立场、性别视角或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必然观察盲区, 补充被其理论框架所忽视或边缘化的维度。

3. 继承与批判的统一

继承与批判并非先后步骤, 而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的思维活动。为实现二者的建设性统一, 应遵循以下理性路径: 在进行批判之前优先采取同情的理解, 以确保批判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作者原意的基础之上, 从而避免因误读而导致的无效批评(施特劳斯, 2011) [15]。这是学术对话的基本伦理。寻求外部参照与检验, 将文本观点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如最新数据、案例), 其他竞争性理论进行对照与对话, 通过交叉检验来核验其解释力与科学性。内部逻辑推演, 采用归谬法, 假设作者的前提成立, 严格遵循其内在逻辑进行推演, 检验是否会导出矛盾或荒谬的结论, 或与其自身其他观点产生冲突。建设性重构, 最高级的批判是指出如何能更好。在发现问题后, 尝试提出修正方案、补充必要的视角, 或指出未来可深化研究的方向, 使批判本身成为知识生产的环节。始终保持谦逊与开放的态度, 意识到自身的批判同样受限于信息的不完备与个人视角的局限。真正的批判是一场平等的, 追求真理的对话, 而非居高临下的审判。

综上所述, 继承与批判是一体两面、循环往复的思维活动。在深度继承时, 已蕴含了审视与辨析的批判种子。在进行理性批判时, 正依赖于扎实继承所奠定的理解根基。这一辩证过程的最终目的是扬弃, 即发扬精华, 抛弃不合时宜的糟粕, 并在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 催生出属于读者自己的、更具时代适应性与解释力的新见解。通过驾驭继承与批判的动态张力, 阅读才能真正完成从知识消费到知识创造的跃迁, 成为推动个人与学术共同体认知发展的引擎。

3.4. 正确处理连接与转化的关系

如果说继承与批判旨在解决阅读的深度与信度问题, 那么连接与转化则致力于拓展阅读的广度、激活知识的活力, 并最终实现其应用价值, 即让知识真正流动并用起来。读书中的连接, 是促使新旧知识节点相互关联, 在认知结构中形成一张动态、坚韧的知识网络。而转化, 则是驱动知识网络中的能量向外输出, 在实践中结出硕果, 创造新的意义与解决方案。二者相辅相成, 构成一个从知识内化、网络化到外化、实践化的循环上升过程, 是阅读完成价值闭环的关键。

1. 连接

连接的本质是打破信息孤岛, 尝试在不同知识节点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牌艳欣等, 2020) [16]。有助

于理解得更深入、记忆更持久、迁移应用更便利。主要有四种连接链接模式：纵向连接(新旧关联)在接触新概念或理论时，主动激活并联系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或修正。纵向连接往往采用自我质问方式，思考与已知理论、案例或经验有哪些相似或不同之处，从而利用已有认知，消化吸收新知识，更自然地嵌入记忆网络中。横向连接(跨域联动)是有意识地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串联和互释。这种跨界连接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式，促进创新性的理解与开拓。例如，现代心理学中将心流理论与中国哲学典籍相融合。如《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佝偻承蜩的故事，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其所描述的是技近乎道、物我两忘的境界相互对照，在丰富对心流理论的理解同时，为古典故事注入了现代心理学阐释。实践连接(知行关联)是指在阅读抽象理论时，应注意将具体的现实情境、实际问题或个人经验进行关联结合。读者需主动思考某一知识对解决某类问题有何意义？目的是为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和价值感，将抽象原理转化为可操作的思维工具。如通过学习理解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从而联系到个人时间管理、职业选择或者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采取的取舍决策。系统连接(点面定位)是将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单一知识点，尝试将其放置在整本书的框架内，或者置于学术流派谱系，甚至在更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定位。对于读者而言，就要求具备系统性思维，避免断章取义。例如，评价某一历史人物的观点或思想，就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际关系语境，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的思考，从而得出公允的评价和理解，避免以今非古或以偏概全。

基于以上分析，举例列示从阅读到产出的完整转化路径。假设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一篇关于平台经济算法责任的文章。读者通过纵向连接，将文章中提出的算法责任与自己前期了解到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技术伦理中的负责任创新等概念相对照，追问概念之间的异同，从而自然将新知识(平台经济算法责任)嵌入读者已有的认知网络中。随后，读者通过横向连接，引入法律领域的注意义务概念、公共管理学中的算法透明原则以及社会学中的技术系统理论，在多学科视野下重新审视算法责任的维度，形成更为丰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实践连接使读者进一步思考：这一理论对当前外卖平台算法压榨骑手、推荐算法引发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有何解释力与指导意义？读者可以将抽象的责任框架转化为可评估的指标体系，思考如何设计一个平台的算法责任方案？系统连接要求读者将文章置于更宏大的知识谱系中，例如算法治理研究的知识谱系、数字经济的政策演变背景，以及平台社会语境下的权力结构变迁等，从而避免孤立地接受作者观点，而是比较思考后，真实评价文章的局限性，以及适用范围。基于上述四重连接的训练，读者不只是能复述原文，还可以整合原有知识储备，基于跨学科的视角，切实了解文章核心要义以及在知识谱系中的具体位置。最终产出一篇研究论文或一份项目方案(如“某市平台算法责任评估与监管框架设计”)。

2. 转化

连接让知识储存在体系中，而转化则让知识流动起来，产生改变。转化是知识的“炼金术”，它将阅读的输出变为各种形式的输入和实际成果。转化也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转化为语言，也叫内化与阐释。合上书，用自己的话复述、转述核心观点。这是最基础的转化，能立刻检验自我读书的实际效果。

二是转化为方法，也可叫策略与模型。将理论提炼成操作的方法、清单、思维模型。读懂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应该看问题是全面、客观、发展、联系的。如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看一个人的一生一世发展轨迹，那就把社会上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层次的人群汇聚起来，放在一个社会横断平面上，联动地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一生一世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关系，也就能深深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要倡导尊老爱幼、忠君爱臣、诚实交友的必然了。

第三种是转化为创造，也叫心智与作品。将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碰撞、融合，产生全新的想法、见解或作品。例如，爱因斯坦将牛顿经典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碰撞与融合，突破了绝

对时空观的束缚, 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对论。这种转化是物理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飞跃, 重塑了人类对时间、空间和宇宙的认知, 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第四种是转化为心智, 也叫品格与智慧。经过长期的、沉浸式的阅读和反思, 让书中的智慧潜移默化地重塑自我价值观、思维方法和看世界的方式。如, 读《活出生命的意义》一本书, 或许不能立刻转化为一种方法, 但它可以深刻改变自我对待苦难的态度。

连接与转换的关系, 如同织网与捕鱼的关系。只织网不捕鱼, 织网便失去了意义; 想捕鱼却没有网, 则只能望洋兴叹。所以, 处理好联接与转化的关系, 就是要把读书从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生产行为, 让知识流动起来, 解决现实问题, 实现新知识的再创造。

3. 连接与转化的辩证统一

连接与转换的关系, 如同织网与捕鱼的关系。只织网不捕鱼, 织网便失去了意义; 想捕鱼却没有网, 则只能望洋兴叹。所以, 处理好联接与转化的关系, 就是要把读书从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生产行为, 让知识流动起来, 解决现实问题, 实现新知识的再创造。

因此, 处理连接与转化关系的精髓, 在于将阅读从一个被动的、消费性的信息摄入过程, 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产性的知识构建与价值创造过程。通过持续地建立连接(织网), 读者为知识流动准备了通道与节点。通过有意识地推动转化(捕鱼), 知识得以在网络中流动起来, 用于解决真实问题、启发新的思考、创造新的形式。这一连接-转化循环的持续运作, 使得学习不再是知识的静态囤积, 而成为一种个体与外界持续进行能量交换、不断生长与创新的生命过程, 阅读的终极价值由此得以呈现: 它既改变认知, 也改变行动与创造。

4. 基本遵循

基于对上述四组核心概念的辨析, 本文进一步凝练出确保该方法论有效实施的四个基本实践原则。这些原则帮助读者从读懂文本转化为读活思想, 从知识消费转化为创造知识。四项原则如下:

坚持敬畏智者原则。这是读书的基本态度, 决定了读者汲取知识的深度和成效。其方法论内涵, 除了不急于用自己已有的知识或立场去批判外, 要学会倾听, 努力进入作者思维世界, 与智者同频共振。同时, 自觉将自己放入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 了解作者的生平、时代难题, 以及所回答的核心问题, 准确理解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和超越性。其实践价值就在于谦逊, 谦逊是敬畏智者的“钥匙”, 也是追求真理的方法论。越是谦虚诚恳, 越能集中精力深入交流对话, 越能将静态的知识转化为动态的能量, 自觉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这是读书的核心引擎, 决定了读书的效率和实用性。其方法论内涵除了带着问题入书以外, 还要注重在阅读中生成问题, 将阅读过程变成一个持续的问答思考过程。同时, 运用以问题串联知识的思维方式, 将多本书或多学科知识, 用一个核心问题整合起来, 促使知识不再是线性体系的排列, 而是解决某个问题的“答案库”或“工具箱”。其实践价值就在于, 让读书有了“导航灯”和“聚焦点”, 以此来提升读者学习的注意力和记忆效率, 主动将静态的知识转化为动态的能量, 自觉形成“问题树”和“解决方案”。

坚持胸怀天下的境界。这是读书的格局与视野, 决定了读者所学知识的最终指向和价值。其方法论内涵就是读书除了提升个人品德修养以外, 更要关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如公平与正义、发展与环境、科技与伦理等, 将读书的“小我”与国家民族的“大我”有机结合起来, 培养跨文化的理解力, 有意识阅读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 自觉吸收其智慧精华, 不断拓宽创新源泉。其实践价值在于, 它让读者眼界更开阔、使命更伟大、创新源泉更多样主流, 有效防止“精致的利己主义”和“专业主义”。

坚持系统联系观念。这是读书的核心思维模式, 决定了读者知识体系的质量和创造力。系统联系的方法论内涵, 除了纵横向联系以外, 还应该注重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工具, 构建“第二大脑”。如, 用笔记软件、思维导图等工具, 以连接的方式记录和整理知识, 直观地构建个人知识图谱。其实践价值就在于利用系统联系, 实现知识创新。实践证明: 绝大部分创新都发生在不同知识的交叉地带。当知识形成网络时, 理解会更深刻, 记忆会更牢固, 调用会更灵活, 独创会更有见解。

敬畏之心是基础, 它保证读者能够虚心深入地汲取养分; 问题意识是引擎, 它驱使读者主动高效探索知识; 胸怀天下是格局, 它指引读者学习方向和知识的最终归宿; 系统观念是方法, 它帮助读者内化整合知识, 形成强大的思维框架。

5. 结论与展望

有了这套读书方法, 本质上是从一个被动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知识探索者、对话者、整合者和创造者。它要求读者不仅“读”书, 更是在与古今中外智者进行一场持续的、深刻的对话, 并最终将他们的智慧融入自己的认知和行动中, 去理解和改造读者所处的世界。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于该方法论在不同学段、不同学科领域的具体应用模式, 以及基于大数据对其成效进行长期、精准的实证评估, 使之在持续迭代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 [1] 莫提默·J·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如何阅读一本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 约翰·D·布兰思福特, 等. 人是如何学习的: 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3] 廖开际. 知识管理: 原理与应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 [4] 程龙, 谢馥璠. 解构与重构: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概念的二维辩证逻辑[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6, 46(8): 3-10.
- [5] Deci, E.L. and Ryan, R.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 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 Frankl, V.E. (1985)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8] Sweller, J. (1988)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12**, 257-285. https://doi.org/10.1207/s15516709cog1202_4
- [9] Liu, Z. (2020) Read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Distraction.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6**, 1341-1358.
- [10] Bruner, J.S. (1960)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1] Gadamer, H.-G. (2004) *Truth and Method*. J. Weinsheimer & D.G. Marshall, Trans., Continuum.
- [12] 黄桦, 魏冰. 以“论证-批判”为核心的科学素养与阅读素养的发展路径[J]. 教育探索, 2017(2): 44-48.
- [13] Paul, R. and Elder, L. (2006) Critical Thinking: The Nature of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ought.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 **30**, 34-35.
- [14] Burbules, N.C. and Berk, R. (1999)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itical Pedagogy: Relations, Differences, and Limits. In: Popkewitz, T.S. and Fendler, L., Eds., *Critical Theories in Education*, Routledge, 45-65.
- [15] 施特劳斯. 如何阅读一本书[M]. 一行,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 [16] 牌艳欣, 李长玲, 徐璐. 弱引文关系视角下跨学科相关知识组合识别方法探讨——以情报学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21): 111-119.